

BING REN BING REN

冰人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90万年前人类的高度文明，只留于战争，留下一对冰冻的男女。谁能使他们复活，就能得到无穷的利
益，明争暗斗开始了……

郭建中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郭建中 主编

冰

人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豫)新登字01号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冰 人

郭建中 主编 责任编辑 管黔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162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14

ISBN7-215-01384-7/Z·74 定价3.55元

科幻小说：科学时代的文学

——代序

郭建中

世界的迅猛发展，终于赶上了科幻小说。今天，我们正生活在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世界里。

我们今天的生活，已大大不同于我们父辈的生活，更不同于我们祖辈的生活。人类正骑在科学技术这匹骏马的马背上，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未来飞奔，而且，我们已“骑马难下”，因为一旦下马，就将为时代所淘汰而被摔得“粉身碎骨”！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吧：我们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我们也可以在自己家里打电话到世界各地，比市内电话还要迅捷、清晰，甚至我们还可以目睹通话人的音容笑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居室的温度和湿度，制造自己所需的“小气候”；在这个星球上，每时每刻，多少人正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各地穿梭旅行——从上海到东京，只需两个多小时，相当于从杭州到北京的时间；从中国去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能在日历的同一天到达；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登上了月球，还有一些人，长期生活在绕地球运行的空间实验站上；自从人类从魔瓶中释放出

了原子能这个“巨人”后，我们中的极少数几个人，在弹指一挥间就可以消灭另一个国家，乃至毁灭全世界；婴儿可以从试管中诞生，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已被冷冻，等待将来“妙手”使他们“回生”……所有这一切，不正是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世界吗？

正如美国科幻小说泰斗阿西莫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科幻小说家所指出的：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正是科幻小说家在30年代至40年代所描写的世界，在50年代，宇宙航行还是科幻小说的主题，而今天，却早已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科幻小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世界正在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不断变化。人类要么适应这种变化，要么使这种变化适应人类，否则人类必将灭亡。

美国科幻评论界的权威詹姆斯·冈恩教授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时代将很快会发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之中，变化就是我们的现实。要读反映现实的文学，就要读描写这种变化的文学，这就是科幻小说。”

因此，科幻小说热在国外方兴未艾。仅在美国，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就有1500种以上，占全国小说类的20%到25%。《纽约时报》每周公布的十本畅销书中，至少有一至两本是科幻小说，有的甚至名列榜首或连续数周榜上有名。70年代末至80年代，票房价值最高的三部电影都是科幻电影：《外星人》、《星球大战》和《帝国反击》。1986年7部卖座率最高的电影中，有6部是科幻片！美国各大电视网甚至有时在黄金时间播放像《星际旅行》等受人欢迎的科幻电视片。每年轮流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的年会，到会

人数常在1000至2000人。1984年在美国阿纳海姆市召开的年会，出席者近10万之众，盛况空前！在历史上，任何其他文学样式都从未造成这样规模的轰动！更不容忽视的是科幻小说和影视所产生的“文化震荡”。从T恤衫到儿童玩具及电子游戏，从早餐吃的燕麦片和服饰家具，乃至各种商标广告，不少都取材于科幻小说和科幻影视片。可以说，科幻小说的影响已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

优秀的科幻小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好的科幻作家往往能在现实科学水平的基础上，预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凡尔纳严谨的科学幻想，预示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即使以当代的科幻小说而言，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美国作家斯密特在1940年发表的科学幻想小说《灰色的摄影师》中，想象两个银河座相碰会产生放射源，而这种效应的实际科学发现则在15年以后。1964年，与阿西莫夫齐名的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发表《太阳帆船》后不久，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就对该小说中描述的“太阳风”着手进行研究，很快在宇宙航行和太空实验站中获得广泛的应用。1965年，法国作家巴尔纳在科幻小说《干燥》中，想象整个地球的海洋都铺满了石油。后来，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世界沿海国家的海洋石油钻探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看来，好的科幻小说确实有一定的科学预见性。当然，最近二三十年来，科幻小说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新玩意儿”的发明，它还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核战争乃至星球大战等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政治、社会和伦理道德等问题。

因此，阅读科幻小说，能启迪青少年的智慧，丰富他们的想像力，引起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在谈到科幻小说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爱好科学的作用时，阿西莫夫说：“有一点差不多是肯定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读科幻小说，长大后比较有可能从事科学工作，我自己就是这样。为了引导人们去学习科学，必须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科幻小说。例如九岁，十岁……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二岁。”他还说，“科幻小说对年轻人的智力发展是一种极好的、健康的食粮”。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多次向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建议：“中国应当提倡科学幻想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她也认为，“科幻小说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能够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然而，我国当前科幻小说凋零的局面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不相称的。振兴和繁荣科幻小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四化的需要和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期望。我们杭州大学外语系科幻小说研究中心，愿以译介外国优秀科幻小说为己任，为振兴和繁荣我国科幻小说的创作、翻译和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1年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将在我国成都召开。我们相信，以此为契机，科幻小说将重新在中国文艺百花园中作为一朵鲜艳的奇花而大放异彩！

1991年元旦



B I N G R E N

目录

-
- | | |
|-------------|-----------------------|
| 1 冰人 | 〔法〕勒内·巴雅维尔 著
彭力群 译 |
| 149 六只纸质十字架 | 〔苏〕罗·列昂尼德夫 著
张雷莉 译 |
| 207 神圣的梦 | 〔英〕彼得·菲利普斯 著
张 洁 译 |
-

冰 人

[法] 勒内·巴雅维尔 著
彭 力 群 译

BING REN

勒内·巴雅维尔（1911——），法国作家、记者、编辑，曾做过家庭教师、银行职员和演员。

《冰人》（1968）是法国名列榜首的一部畅销小说，仅在法国就销售30万册，获1969年最享盛名的“法国书商奖”。评论家赞誉该小说可与伏尔泰、儒勒·凡尔纳和阿西莫夫的作品相媲美。

这部小说以过去为背景，针对当代现实，描写未来社会。对当代紧张的世界局势和军备竞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大国间的争霸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勒内·巴雅维尔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生活的意义——人类能否学会拯救自己而不致毁灭。小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把生物冷冻再回复生命，是科幻小说中常用的幻想题材。冷冻保存食物的方法发明于1834年，不到几年时间已发展得十分完善。把鱼、青蛙等动物冷冻后复活的实验，早已取得成功。最近，据报载，美国医生使一位在1902年因患肺炎而冷冻88年的妇女复活。看来，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在当代正逐渐变成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又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总之，这是一部使人爱不释手的优秀科幻小说。作者继承了儒勒·凡尔纳开创的法国科幻小说的传统。

西 蒙医生站在屋里，双手揣入衣兜，前额抵着玻璃窗，看着巴黎的曙光渐明。他32岁，瘦高个，头发乌黑，身穿黄褐

色的高领毛衣，墨色灯芯绒裤，蓄着黑色卷曲的短须。由于夏季在极地工作时常戴墨镜，所以眼眶周围的皮肤呈嫩白色，宽阔的前额上有长时间在阳光下眯眼看东西留下的皱纹。此刻，他眼皮浮肿，眼睛布满血丝，睡不着，哭不出，忘不了……

南极大陆的探险开始于几年前。依靠科技的进步，他们克服了气候和远距离带来的困难，有了舒适的住处。刮大风时，他们就躲进屋内；风停了，再出来继续工作。在地图上，整个南极大陆被划为若干个楔形块。已建立了维克多营地的法国探险队，为便于勘探，把他们那个楔形块又细分为几个矩形和梯形块。他们明白，这里所能找到的只有冰雪和土石，但在这里不用害怕城市里弥漫的一氧化碳，也没有交通阻塞。他们还可以把自己想象为敢冒大风险的勇敢的探险家。

他们刚刚探测完381号梯形块，报告已发往设在巴黎的总部。接下来该探测382号地块了，但他们并没有按部就班地继续干下去。

一架新颖的冰川地面探测仪运抵维克多营地。据说这架仪器能探测出几英里厚的冰层下地貌的详细情况。37岁的冰川学家路易·格雷急不可耐，想马上作实地试验。

他们决定先探测距南极点数百公里的612号地块。一架大型直升飞机往返了两趟，把人员和设备运送到目的地。

他们先以平日用的仪器作了探测，测出这里的冰层厚达800至1000英尺，深渊处的冰层厚至1.5英里。格雷认为，这里正是试验新仪器的理想地点。

当时正是12月初，南半球的夏至，太阳终日高悬。晚9

时，太阳滑入一座冰山，1小时后，又在冰山另一侧探出头来。午夜时分，太阳仿佛要消失于地平线之下，但过了一会，又重新露面，逐渐变得又大又红。

西蒙医生本来不该留在那里。他在南极法国探险队营地工作3年的期限已满，他不仅感到十分疲倦，而且十分想家，按原计划他应该登机飞回悉尼了。但试验新仪器小组突然流行麻疹，在格雷的请求下，他留了下来。

麻疹的出现令人惊讶。或许是严寒灭绝了细菌，在南极还不曾有人生过病。探险队的医生一般只是治疗事故受伤，或是初来者因不小心而遭受的紫外线灼伤。再说，麻疹几乎已经在地球上消灭，新生儿大都接种过疫苗。尽管采取了防范措施，麻疹仍在维克多营地流行开来。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卧病在床，发热发抖，皮肤上出现斑点。格雷当即集合起包括西蒙医生在内的没受传染的人，打点行装，奔赴612号方块，以求摆脱病毒的纠缠。

西蒙坐在雪狗车上，幻想着自己正在巴黎酒吧里，吃着蘸过奶油、咖啡的软面包，他似乎闻到了咖啡散发出的暖融融的香气。

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令他难以忍受。风像冰窟里伸出的魔爪猛击着他，猛击着在南极大陆上的每个人、每样东西，似乎要将一切都驱赶出这片大陆，只把致命的寒冷和冰冻留在那里。

只有真正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抵挡住如此恶劣的气候。西蒙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他坐下之前，把一块毛毯折叠起来，垫在雪狗车的铁架上，防止寒冷透过大衣和裤子把他的臀部和铁架粘在一起。

他面朝太阳坐着，想感受阳光的温暖，可太阳就像 2 英里外的油灯，只发出微弱的热量。狂风像要把他的鼻子吹歪到他的左耳。他想起科利乌尔夜晚的和煦海风，想起洗热水澡的滋味。

“你感觉怎样？你的麻疹好些了吗？”胸前挂着测测仪的布里沃从后面赶上来问道。

“我正在想着世界上温暖如春的地方。”西蒙回答道。

“你没患麻疹，你得的是脑膜炎。别这么坐着，你的屁股会冻掉的。过来，看看这个。”

布里沃指着带有记录盘的测测仪。西蒙站起身来，看着仪器。他对技术方面的东西所知不多，但在过去的 3 年里，他有机会熟悉磁记录纸上的种种图纹。这些图纹，在他看来，大都像模糊的轮廓线、垃圾堆，或是其它难以描绘其形状的东西。但布里沃现在指给他看的图纹似乎有些意义。

像什么呢？

不像熟悉的东西，但……

自然中不可能存在直线和规则的曲线。强大的地质力量使地球表面变得很不规则。但布里沃的测测仪的指针描绘出一系列间断的、但规则的直线和圆弧。地球的表面完全不可能如此。于是，西蒙得出结论说：“你的测测仪一定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你的脑子大约也在什么地方卡住了。”布里沃用食指弹了一下西蒙的脑门。

“这样的轮廓在大自然中是不能存在的。”西蒙说。

“我也不太相信。”

“其他人呢？他们发现了什么？”

“我不知道。让我用哨笛把他们招来。”布里沃进入了用作实验室的雪狗车。几秒钟后，哨笛吹响了。

事实上他们已经动身返回了，最早抵达的是携带常规仪器的步行组，随后到的是装着新探测仪的收发机的雪狗车。仪器装在金属箱里，放在车的前部，一根红色电缆把仪器与雪狗车里的控制器、记录盘连接起来。车厢里有驾车人埃卢瓦、冰川学家格雷和厂家派来演示仪器用法的一位工程师。

这位工程师一言不发地走出雪狗车，默默地听着格雷评价他的仪器。格雷说，这架新仪器一定是发疯了，他从未见过冰层下的东西有这样的轮廓。

“还有更让你吃惊的东西。”站在活动实验室旁边的布里沃说。

“是你吹的哨笛？”

“是的。”

“怎么回事？”

“进来看看吧。”

他们看见四个不同但又相像的轮廓。新探测仪的记录被拍摄在3毫米的胶卷上。格雷看着监视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记录内容，其他人则在活动实验室的大屏幕上研究探测结果。

新探测仪清楚地表明了起先三次探测所暗示的可能性的存在。不容置疑，屏幕上显现出倒塌的楼梯、断裂的墙壁、塌陷的拱顶、弯曲的楼梯扶手等物的轮廓。这是一座像被巨手拔起砸碎的建筑物的构件。

“这是城市废墟的图像。”布里沃说。

“这不可能吧！”格雷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为什么不可能？”布里沃平静地问道。

布里沃不像其他人那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对自己看见的城市废墟确信不疑。如果他看见自己的父亲躺在冰层下，也许只会吃一惊，然后说：“看呀，那是我父亲。”

核对了四次探测结果后，其他人终于同意了他的看法。

绘图员贝尔纳花费了1小时，把各次探测结果的综合图绘制出来。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被巨大的力量分开的奇异的大建筑的构件。

“这些东西离冰层表面有多深？”埃卢瓦问。

“1000，或者1200码。”格雷说道。

“它们埋入地下有多长时间了？”

“没法知道。我们从未探测过那么深的地方。”

“但是美国人探测过。”布里沃说。

“是的，俄国人也探测过。”

“他们能够确定所找到的标本的年代吗？”西蒙问。

“尽可以试试，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数据是准确的。”

“不管是否准确，他们提供的数据是什么？”

格雷耸耸肩，说：“90万年，大约可增减几百年。”

有几个人惊呼起来，接着是沉默。

“那不可能。”埃卢瓦说，“这建筑是人造的。90万年前还没有人，只有猴子。”

“你这种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布里沃问。

“对人类历史和生命进化的知识，我们所知甚少，少得就像协和广场上的一粒小小的跳蚤屎。”西蒙说。

“是这样。”埃卢瓦说。

“朗西尔先生，这架仪器果真不凡。”格雷说，“有些

东西他们尚未注意到，你再播放一遍，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朗西尔按了倒退钮后，揪下了红色钮，屏幕亮了，废墟的轮廓再度出现。“请注意这里。”格雷用手指点着屏幕的上端，那里有一条若隐若现略有波纹的规则直线。

“请复述一下你对我说的话。”

西蒙医生在沉思默想：作为医生，我和技术员不一样，对病人的情况，我总是尽量不去揣测，而是去了解。我很幸运……

我父亲曾在彼多行医，每天要在门诊室里接待50多个病人。5分钟的诊断时间内，往往是启动诊断机，等打孔卡片、处方出来后，盖几个印便结束了。接着是下一个病人。我父亲不喜欢这样的行医方法。当他闻知我有机会来这里，就竭力劝我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你只有寥寥几个病人，你有充裕的时间去了解他们。”

父亲去年因心力衰竭去世。临终前我没有时间赶到他的身边。无疑，他一定来不及把自己的情况输入电子诊断机进行分析处理，但他曾花费不少时间把他从爷爷那儿学来的东西传授给我。例如，诊脉、观察舌苔和眼白。令人惊奇的是，脉相能显示一个人的内在情况：健康状况、气质、个性等。

当然，我和其他医生一样，也有电子诊断机。但我使用它，只是为了让那些相信机器胜于相信人的病员更放心。

布里沃离开父亲的农场后，进入格雷诺夫尔电子工学院读书。他成绩优异，跳级后，提前1年毕业。他的文凭本可以

使他进入世界上著名大公司工作，但他选择了维克多营地。他对西蒙医生解释说：“在这里搞电子学，实际上是处在磁极上，周围有离子流掠过。这儿有无数尚未解开的谜，可以让人忙活个不停。”

他展开双臂，仿佛要让创造的神秘电流充满全身。西蒙笑了，想象他是电子学的海神，挺直身子站在极地上，头发被云雾遮去，双臂轻舒，沉浸在永恒的电子风中。布里沃的“忙活”，显示出他的天赋。他的双手灵巧极了，技术知识丰富，直觉感强。几根电线，一块电路板，三只晶体管，经他装配焊接，一个电子装置便完成了。它能在屏幕上显示出脉冲。

朗西尔提出的问题，对他来说不难解决。不到1小时，三台常规仪器全都改良完毕。探测小组重新出发。

他们归来时，太阳已坠入冰山后面。天空、云朵、雪地、人面，一切都变成了蓝色的。

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在比较了探测结果后，格雷确定了搜索物在冰层下面的确切位置。活动实验室的显示屏上展示了巨大楼梯的局部。“伙计们，”格雷轻声说，“在那儿，那儿……”

他手里拿着的纸颤动了一下，没有继续说下去。他用纸拍了一下屏幕，咽了口唾液，喊道：“我的天哪！确实确实存在！四架仪器不可能全疯了。那里不仅存在神秘的废墟，还有一架超声波仪正在工作！”

屏幕上出现的波纹线就是这台超声波仪发出的信号。屈指算来，这台仪器已连续工作了90多万年。又是布里沃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而其他的人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